

OPEN
风度阅读
书传递灵魂

在黑夜 遇见历史

魏风华 著

埋在幽暗中的历史，
惊心动魄，却无人看见。

中华书局

在黑夜 遇见历史

魏风华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黑夜遇见历史/魏风华著.—北京:中华书局,
2013.5

ISBN 978-7-101-09219-6

I. 在… II. 魏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7951号

-
- 书 名 在黑夜遇见历史
著 者 魏风华
责任编辑 朱 玲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3年5月北京第1版
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8 $\frac{5}{8}$ 字数150千字
印 数 1-8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219-6
定 价 26.00元
-

自序 | 历史慰藉岁月

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，而常识告诉我们，人生只是两片黑暗之间一道短暂的光隙。这是纳博科夫《说吧，记忆》的开篇。一个个短暂的光隙连接起来，就构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。

对小说而言，虚构是第一要素。历史写作恰恰相反。于是问题就来了：又有谁能保证，史书中的某个整体或局部就一定是真实的？如果不能保证的话，那么垒建在上面的楼阁就是危险的。这是历史写作的纠结所在。但同时，也是它魅力的由来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写作中，才会不断地探寻并用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使这楼阁变得坚固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无论是学术著作，还是通俗读本，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。

谈到具体的写作，除风格独立的语体外，我觉得还有以下几点不可或缺：视角、情趣和情怀。

陈寅恪先生在探究唐人志怪与历史真相的关系时，说到了一点：考证史事须“将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”。因为古时官方所修的正史往往充斥着谎言，很多真相被有意无意地遮蔽，并随着王朝的更迭而越发变得幽暗不清。如何把它擦亮并使其光彩重生，对历史写作者来说是一个考验。其中，把私家笔记与野史“推向历史叙述的中心”，确实是一条蛮可探寻的幽径。这说的就是视角，或称之为眼光。当你发现的蛛丝马迹越多，在烛照历史的死角时，也就越有可能走近最后的真相。

历史写作是深沉的，但亦应该有趣。

美国汉学家谢弗写过一本书，叫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，副题是“唐朝的舶来品研究”。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，但却写得趣味盎然，如梦如幻。这是谢弗的伟大之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时，书名被改成了《唐代的外来文明》。毫无趣味感，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下历史写作的一个致命伤。

对学术著作来说，所谓有趣就是指可读性。田余庆先生的《东晋门阀政治》之后，中国的学术丛林里几乎再看不到如田著般叫人心神激荡的作品；大众写作同样如此。东施效颦之风已刮多年。很多人不明白，真正的有趣是指题材、视角、语体以及情感上的综合反馈，而不是所谓的幽默风趣的语言。这有趣，对读者来说是阅读上的快意；对作者来说则是一种品质和境界。

书写者要有自己的情怀。这种情怀既包括对历史事件的卓见，又含有对历史人物的深情。只有这样，书写者才能成为笔下历史的一部分，否则他写下的一切文字皆为枯骨。

这是我对历史写作的一些切实感受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具体到这本书，简单地说，写了一个身负大名的画家成为凶手，一个为父报仇的皇帝死于宿命，一个莽撞的将军意外改变了文明的进程，一个双鱼座诗人退守内心的田园，一个志怪作家在诗歌时代里的孤独，一个铁腕而多情的宰相横尸大街，一次志在必得的政变被神奇地逆袭，一群鬼魂如何热热闹闹地到深宫弑君，以及一个完美名士最终的厌倦，一种灿烂的风度变成遥远的绝响，一个词人在大雪之夜的无聊出访，一个时代化作铁骑奔流下的前朝梦幻，一个并不遥远但惊心动魄的城陷前夜，还有被误解的贵族、伟大的禅师和微笑的隐士。

时代是仓促的，而且已经如此浮躁。慰藉内心最好的方式，也许就是在夜深人静时，读读那些凝固的烟云？虽然历史中有太多的残酷，但岁月终会赋予它最后的安宁，以及历久弥坚的智慧，并在入梦前的那一刻，神奇地飘到我们枕边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自序 | 历史慰藉岁月 1

新闻 | 凶手吴道子 1

私史 | 黑夜中的唐宣宗 21

文明 | 相 遇 35

先贤 | 绿野堂,白居易 47

背景 | 唐朝守夜人 75

街头 | 鱼文匕首犯车茵 85

真相 | 大明宫夜宴图 97

- 逆袭 | 甘露血 113
- 名士 | 谢安之路 141
- 心灵 | 竹林、金谷到兰亭 157
- 世家 | 中古贵族时代 179
- 隐逸 | 林泉高致 193
- 思想 | 禅花万朵 215
- 轶事 | 暗香过疏影 229
- 故国 | 犹恐相逢是梦中 237
- 河山 | 金陵一夜 243

在唐朝，除武宗皇帝一度灭佛外，其他时期佛教盛行。这方面的绘画也十分发达，阎立本、吴道子、卢楞伽、王维等人都是这方面的大家。至于周昉、张萱、韩幹、张璪等以画仕女、骏马、松石著称的画师，也经常画点跟佛教有关的作品。当时，这类画已经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，比如宝应寺中的释梵天女就是歌妓小小等人的写真。

佛教绘画在当时主要包括卷画和壁画，这就不能不提到我们所熟知的盛唐画家吴道子。

道子又名道玄，河南禹州人，幼年丧父，生活贫寒，少为民间画工，曾跟书法家张旭、贺知章学狂草，半途而废。学书法不成，改学绘画，习张僧繇。后在山东一个小县做了几天县尉，不耐俗事，拂衣而去，流浪东都洛阳。几年过后，画技已精，但仍

无名声，前途渺茫，搞得吴道子很郁闷。正在这时，有个人给他出主意：何不去长安碰碰运气？

长安？

从东都到西京的路有多远？无论如何，那是吴道子的人生转折。

到长安后没两年，吴道子便名满京师，成为当红的皇家画师，与仕女画第一高手张萱并称画坛双星。在任何时代，伟大的艺术家都有其开创者的一面。吴道子也不例外。当时画坛虽然隆盛，但在人物画上，所沿袭的依旧是东晋顾恺之的“游丝线描法”，而吴道子天纵其能，首创“兰叶描”，用状如兰叶（或莼菜）的笔法表现人物的衣褶，画面遒劲有力，凝神观之，有飘动之势，人赞之曰“吴带当风”。

吴道子能画人物，亦能画山水。跟卷画比起来，他更爱作壁画。这跟他的性格有关。道子原本就是无拘无束、天马行空的人，画壁需要的就是这个。他曾在皇宫大同殿画《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》，汹涌激荡，势如真水，叫在他身后的玄宗皇帝也没法不扯着嗓子喊好。

作为皇家画师，吴道子经常跟随玄宗出游。有一年，他们去了洛阳。道子故地重游，当然感慨万千。一日，与旧相识聚会，座上有将军裴旻、书法家张旭。张旭自不必说，当时第一狂草大

师，裴旻则是剑术高手。所以，在那个局上，裴旻舞剑，张旭挥毫，众人抚掌。喝到痛快处，吴道子振衣而起，当众画壁，一笔而就，有若神助，观者叹道：一日中获睹三绝，真人生之幸事！

说到这里，插一句：中晚唐之际的文宗时代，皇帝以朝廷名义下了道诏书，内容很有意思：封张旭的草书、李白的诗歌、裴旻的剑术为“唐三绝”。也就是说，通过政府公文的形式，明告全国和域外：记住了，这三样是我们大唐的骄傲！不过，这只是一个版本而已，“唐三绝”还有另一份名单：吴道子的绘画、裴旻的剑术、张旭的草书。在这个名单上，吴道子取代了李白。

作为那个时代的大师，吴道子的壁画多是佛教题材。裴旻丧母在洛阳守孝期间，请吴道子为其在天王寺画壁《鬼神图》。吴道子此前一直在休假，所以对裴旻说：“将军！我很长时间没作画了，若你有意，在我画壁前，为我舞剑一曲，以助灵感，不知可否？”

裴旻剑术，大唐无双，李白曾跟其学剑。吴道子说完，裴旻亦豪爽，脱去孝服，叫人奏乐，随后飞身上马，长剑在手，奔驰往返，所舞之处，青光闪寒，又抛剑入云，高达数十丈，凌空飞旋，一如电光下射。一曲既罢，裴旻手持剑鞘，当空接承。此时天王寺外观者如云，见此情景，无不惊悚。而那剑，却直插入鞘，一时间掌声雷动。吴道子随即起身，凌身画壁，俄顷之际，

鬼神森然现于壁上，时有风吹来，诸像生动，势若脱壁，一面杰作由此诞生。

吴道子画壁，或从胳膊画起，或从脚画起，信笔龙蛇，不失尺度。有一次，道子在长安兴善寺画《天王图》，士民围了个水泄不通。道子好酒，每欲挥毫，必须酣饮，然后“立笔挥扫，势若旋风”，在人们惊讶未平之际，壁上已是佛光闪耀。对很多画师来说，当画到佛顶上的圆光时，是必须使用规尺的，但道子却一挥而就。很多时候，与其说吴道子在画壁，不如说他打了一趟拳，一气呵成的精妙即在于此，以致每次画壁时都观者如云，称为盛事。

作为皇家画师，吴道子的官方身份是“内教博士”，又为“宁王友”，是一个从五品的官。宁王是玄宗皇帝的哥哥，平时吴道子以这两身份出入宫廷。按规矩，皇家画师是不能轻易为他人画壁的。但是，无论是玄宗还是宁王，都比较宠爱吴道子，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放开的。只要吴道子想接私活儿，他们并不阻拦。所以，几年下来，吴道子在长安、洛阳名寺画壁三百面，不但广播了声名，而且收入了不少银子。

其中，吴道子在著名的慈恩寺所绘文殊、普贤像以及降魔盘龙图曾轰动一时。他画壁最多的寺院，集中在长安的平康坊。比如，在坊内菩提寺就留下多面画壁：食堂前东壁上画有《色偈

变》和《礼骨仙人图》，画技精湛，天衣飞扬，满壁风动；佛殿内槽后壁上，画有《消灾经》，树石古险，令人称奇；佛殿内槽东壁上，画的则是《维摩变》，亦不落俗套。吴道子之所以喜欢在平康坊的寺院画壁，是因为该坊是长安的娱乐区，而且紧挨着热闹的东市，即使夜里长安城宵禁时，这里的酒楼歌馆依旧营业。

不过，吴道子一生最杰出的壁画，跟上面提到的这些画作没什么关系，而是出现在常乐坊赵景公寺南中三门东壁上的一幅白描作品。

赵景公寺为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所建，为的是纪念其父也就是南北朝时西魏大将独孤信（封赵国公，谥号景）。但到了唐朝时，这家寺院已经走下坡路，只排在中游偏下的位置。在吴道子生活的年代，关于该寺最有名的新闻是：其寺前街有一古井，俗称八角井，其水甚甜。唐中宗时，淫逸骄奢的安乐公主路过于此，叫侍女以金碗于该井取水，碗坠而不出，一个多月后，现于长安城外的渭河。

以上传闻是真是假不好说。玄宗皇帝在位时，长安城里各个寺院间的竞争已趋白热化。为了招揽香客和权贵，诸寺使出浑身招数。比如，京西的持国寺为吸引香火，声称他们砍伐寺前槐树时发现奇事：每片木头上都有一名天王的形像。尽管人们指责是

假新闻，但该寺还是火了一把。

任何寺院都希望香火旺盛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此外，香客越多，不仅仅意味着施舍的银子越多，进而能翻盖更宏伟的寺院，还意味着会受到权贵乃至皇家的关注，僧人们在长安佛界的地位也就越高。所以，那些住持们不得不为怎么叫自己的寺院上水平而冥思苦想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赵景公寺的住持广笑禅师也未能免俗，欲花重金请吴道子为其画壁。给广笑出主意的是其贴身弟子玄纵。当时，玄纵说：“师父，据我所知，您与那吴道子在洛阳时就认识，何不拉一下关系？否则，我赵景公寺就越来越冷清了。”

对弟子的建议，广笑是有些迟疑的。他确实跟吴道子是旧相识。还记得么，当年吴道子落魄洛阳时，有位朋友给他出主意：何不去长安碰碰运气？那位朋友就是当时刚在白马寺出家的广笑。那一次，吴道子没饭吃了，到白马寺混饭，在闲聊时，广笑给他指了这条道儿。尽管这条道儿是如此重要，但就两个人本身的关系来说，并没什么深入的交往。

玄纵说：“师父何必顾虑？该多少钱，我们给吴道子多少钱，一笔买卖而已。据弟子所知，吴道子的官价，是每面壁画三千两银子，这点钱我们寺院还是出得起的。当然，如果他念旧情的话，打点折，我们也乐于接受。”

广笑道：“为师担心的不是这个。那吴生虽为皇家画师，但却喜欢在寺中画壁，从东都到西京，很多寺院都请过他了，据我掌握的信息，他已画壁至少三百面，这长安城里就有二百多面，我们再请他画壁，跟其他寺院相比，又如何有独特的优势？”

玄纵是个聪明小子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弟子以为那些寺院只是追风而已，他们仅仅停留在拥有吴道子的壁画，而没有深究其中的道理。”

广笑一皱眉。

玄纵继续说：“香客们入寺朝拜，施舍钱财，大约分两类，一是真心向我佛门；二是仅仅为求今生平安富贵，志得意满，死后亦不堕入地狱。后一类占了大多数，而且多是达官显贵。所以，画壁的内容非常关键。而那些寺院，往往只请吴道子画些平常的题材，如菩萨、天王、鬼神等等，不能最大限度地震慑那些凡夫俗子。如果我们能够独辟蹊径，请吴道子画一面特别的作品，一方面既可劝人行善，另一方面又可使我寺重现辉煌，何乐而不为？师父博闻广知，深谙佛法故事，所以……”

广笑点了点头，深以为然，闭目思忖，突然睁开眼，道：“《地狱变》？”

按佛教说法，生灵分六道轮回：天道、人道、鬼道、畜道、阿修罗道（阿修罗即介于人、鬼、神之间的精灵）和地狱道。作

为六道之一的地狱，是最苦的。在佛教中，地狱是用来劝戒别人的。佛教典籍通过对地狱的黑暗与恐怖的描述警告人们：活着时不可作恶，否则死后当下地狱，受尽折磨。

就在玄纵要请吴道子的时候，广笑一把拉住了他，说：“《地狱变》规模宏大，人物繁复，耗时必长，仅凭我和他的一点交情以及三千两银子是不够的，要想叫那吴生全身心地创作此画，还需要一样东西……”

广笑在玄纵耳边低语几声，后者听完后，说：“师父毕竟是师父啊。”

广笑爽朗的声响彻赵景公寺。

广笑派玄纵联系吴道子时，后者刚刚在光宅坊光宅寺完成《变形三魔女》的创作。

对吴道子来说，不是随便哪个寺院请他就去的，一是看他的心情，二是看他对该寺的感觉。前面说了，玄宗和宁王给了很大的自由度，所以吴道子也很知趣，在外面通常只接三五日内完成的活儿，超过这个天数的繁复题材根本不画。

却说此日，当玄纵小和尚出现吴道子面前时，道子正带着众弟子在平康坊的一个酒楼喝酒。道子带徒苛刻，经常揍徒弟。出师前，这些弟子跟随吴道子只干两件事，一是临摹他的作品，二是在吴道子画完后负责填染色彩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真正出师后才

可以自己创作。

见到吴道子后，玄纵的第一句话是，我是赵景公寺广笑禅师的弟子；第二句是，我家师父为您准备了好酒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吴道子心情不佳，但苦闷又难以向人表白。所以当看到又有僧人找到他时就显得很烦躁；不过，听到是广笑的弟子，而且还有好酒时，就来了精神儿，说：“莫非那广笑也庸俗了，要请我画壁？”

吴道子的众弟子齐声说：“是啊，我家师父最近不接活儿！”

玄纵嘿嘿一笑，拉了把椅子坐下，说：“但这次大师是必去不可的，我家师父为您准备的美酒，是一大坛川中洞藏‘十八醉’，而且请您画的是《地狱变》……”

吴道子一愣：“《地狱变》？‘十八醉’？”

当年在洛阳时，吴道子一度追随被称为“醉中八仙”的书法家张旭学狂草，虽然没有学成，但却在张旭那里学到不少有关美酒的知识，其中就包括玄纵说的“十八醉”。

“十八醉”乃四川山人所酿，经年藏在山洞里，醇香甘彻，回味无穷。由于量小而极为珍贵，在整个帝国范围内，只供应四大都市：长安、洛阳、成都和扬州。每年长安市面上只供应一百八十坛而已。这其中有一半会被皇家买断，其余的流落市面，亦多为权贵所抢。曾几，这种酒，一坛子已炒到了纹银八百两。当